

年货

□ 蜀水巴人

置办年货是腊月里许多人疯忙的事情，尤其在以前，看到大娘大婶们围着灶台团团转，不停地忙来忙去，馋嘴的孩子们就舒眉展眼笑成了喜面佛。

印象中腊月里蒸货不在少数。蒸馒头蒸包子蒸花卷，一笼又一笼，一层又一层，高高地摞在蒸锅上。烟气窜上来，云山雾罩，空气中慢慢弥漫起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起笼的时候很有仪式感，一笼一笼白胖的馒头包子花卷，在蒸笼里挨挤着列阵，像是期待着长官检阅的士兵，一个个精神头儿十足。晾凉的蒸货，会被一层一层码在深肚儿净缸里，成为一家老少正月里慢慢享受的美食。

记得母亲还会紧着手摊米面黄儿。磨好的小米面，掺入适量的白面，调成糊状。把摊黄儿的鏊子烧得恰到好处，舀一勺面糊，往鏊子上轻轻一浇，拿刮板儿匀匀地摊开，鏊子滋滋作响，面糊渐渐膨起来，直至颜色变成焦黄。烙好的米面黄儿，配着咸菜小米粥，是正月里人们清口解油腻的首选。吃的时候，有人喜欢米面黄儿稍稍冻一下，最好有一点儿薄薄的冰茬儿，就着热粥，怎一个爽字了得！

除了囤许多的蒸货，腊月里人们更喜欢弄炸货。炸麻花炸麻叶炸油果，比赛似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因为炸货过多，腊月里串个门，身上不经意间就会带回一层油香。

比如炸糕花子，就是极有技术含量

的炸货。金灿灿的黄米面，蒸熟，忍着烫手的暴热揉成糕。略微放一放，再不停地揉，不停地揉，把一块黄糕终于团圆成一个绕指柔，能够用来炸糕花子的糕坯子才算初步成型。没有一把子气力，没有一股子耐性，不舍得一身大汗，又哪里弄得成这糕花子。揉好饧好的糕团儿，一下一下拉成细条，叠好造型，一只一只裁好，搁在一侧，继续静静地饧发、晾干，这个时候才能入锅油炸。炸好的糕花子，油亮金黄，张口轻轻一咬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酥脆的糕花子天女散花一般，迸溅着落在掌心里。

专门配搭八宝茶的宁夏馓子，流行于北京的餐前小食排叉儿，与糕花子有些相似的地方。它们都很脆，但馓子和排叉儿都用白面，唯有糕花子所用的是黄米面。黄米面炸出来的东西，酥脆之外，更有嚼头。

年货的准备，当然不仅仅是蒸货和炸货。上好的五花肉，拿来做烧肉，丰腴厚实。一块一块余好，下油锅去炸，直炸得肉皮变成琥珀色。看见这个颜色，虽然明知道还没全熟，馋嘴的人们也恨不得拿起来咬上几口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记得烙猪头煮猪头的事情。备一个猪头过年，搁在哪一家都是一个很实在很气派的年货。

一口大锅在灶台上慢慢烧起来，插在旺火里的还有几把长短不一的火箸。看一看，抽出一把烧得通红的火

箸，直直捅进猪鼻孔猪耳朵，燎毛燎得青烟直冒。再烧红，再冒烟，把一颗猪头生生烙成了五麻六道的大黑头。“火刑”过后，将猪头搁进大盆里，细细地擦啊洗啊。《西游记》中金翅大鹏鸟要吃唐僧肉，吩咐小喽啰“拿他出来，整制精洁，细吹细打的吃方可”，大约正是这个意思。候着锅开，将收拾好的猪头漫进水中，一个头，四个蹄子，一条尾巴，在满锅香汤里翻滚。浓浓的肉香，吸引得人们不断地往煮猪头的屋里跑。肉香，似乎也是腊月里窥见年味儿的征候——闻见肉味，就知道年正向我们款款招手呢。

现在备办年货，自然不会像过去那样费劲，那样劳神。只消在手机上划来划去，买买买即可。可是，过往那般劳神费劲筹备年货，也有另外的乐趣——渴盼和期望比较浓烈，比较持久。

记忆中的蒸货炸货烙猪头，是平常人家的过年氛围。除了这些，干果炒货也是年货中的实力担当。核桃花生瓜子糖蛋儿柿饼子，都是陪伴着人们熬年缺少不了的东西。

柿饼子上边那一层薄薄的糖霜，舔一舔，会甜得一直齁到心里去。



中国“福”

□ 赵典

“福”是中国人从古自今的信仰与不懈追求，自古以来就有祈福崇福等与福有关的活动。祈福民俗更是中国“年”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写福送福，迎福纳祥。

小时候的乡下老家，刚进腊月门，孩子们便开始“串联”着去村东徐老先生家求福字。老先生是有学问人，无论怎样“张狂”的大人在徐老先生面前，都是恭敬敬的。平日里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，仰着脸屏着气不敢说话。这天，孩子们可不再惧怕他，拿着红纸嚷嚷着推门而入。老先生也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在自家摆开笔墨，写上半天的福字。孩子们进进出出，举着墨迹未干红彤彤的福字红着脸蛋撒着欢往家小跑，张张福字翩翩舞动，进入家家户户。有的人家大门贴，正房贴，偏房贴，连米缸甚至柴草

垛也贴，素淡冷清的院子霎时泛起了一层红晕，盈动着温暖与幸福。

中国的老百姓缺啥求啥，缺的越多，求的越迫切。有布有田，衣食无忧为福。缺衣少穿的年代老百姓不仅过年求福急切，有意无意中求福的愿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。长辈夸女孩子长得俊男孩子有出息，末了要加一句：有福相；晚辈祝愿老人说福如东海；全家人合个影称照全家福；甚至哪个人吃亏了，心里委屈，听到最多的安慰是吃亏是福。村里有个无儿无女孤苦老人，人们叫他福隆老爹。朴素的乡亲声声福隆，希望为他换来福，超出别人多而厚、兴隆的福。多年后，福隆老爹寿终离世时，面色安详，得福的样子。村里人说，穷人无病寿终即为福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百姓对于福的追求不单是衣食无忧物质上的拥有，更在于精神上的满足：省心，顺心，静

心，开心，平常心——为福，福藏于心。在谈论人生价值观的今天，衡量幸福的标准和尺度也不尽相同，对福的理解也千差万别。那些以权财的占有高度和数额、以一时的享乐，奢侈的生活，不劳而获为砝码度量的福，不仅模糊了福的含义，亵渎了劳动人民勤劳朴素的传统美德，也使福的内质发生了改变。

过去福字多为手写，为少数人所有，像少数的有福人为他人羡慕一样。现在在商场、店铺都可买到现成的福字，而且种类很多：披金碎银的福字，祥云环绕的福字，精描成各种图案的福字——如同老百姓正享着的福一样，越来越多且丰富多彩……

转眼又是一年，紧跟新时代的车轮，多少匆匆奔忙的身影背后，默默绽放着张张笑脸，那是人间最生动的福，翩翩盈动，落在中国年的门扉上，落在百姓的心房里。



回家

□ 蔡同伟

日渐浓郁的年味
撩拨着游子的乡情
回家的念想
在心田里茁壮茂盛
于是，天南海北的游子
携着大包小包的孝敬与馈赠
汇成一波波人流的洪峰

在机场、车站、码头汹涌
昼夜泻向海、陆、空
尽管天气寒冷、旅途劳顿
游子们的心却暖乎乎、热烘烘
他们热切兴奋地奔赴
久违的老家门庭
拥抱腊月深处团圆的喜庆



诗 绪

年味儿

□ 涂启智

年味儿在父母亲的年货里
春风已在荡漾
农人们品尝辛劳的甘甜
幸福仿佛莲花，开在
每个人的脸上

年味儿在移风易俗的观念中
鲜花取代鞭炮
运动接管麻将，微信拜年
天涯只是咫尺之遥

年味儿是一串鲜艳的灯笼
大红描绘喜庆热闹
浑圆摇摆满满的祝福
静默守望，传递世间安好

年味儿是一坛陈年老酒
摇曳于岁尾路口
当行者风尘仆仆出现
顿觉清风扑面，香冽幽幽

过年的轨迹

□ 王铭

小时候
过年是一桌丰盛的惊喜
还有母亲魔术般变出的新衣
稀薄的物质土壤
诞生永不褪色的记忆

长大了
过年是一台新民俗晚会
以及农家书屋，诗和远方
青春的迷惘和憧憬交相辉映
未来写满神秘，闪烁梦想

后来，过年是一张
笑靥如花的脸庞，我们用
全部的爱和细心呵护成长
时光的每一次轮回
都成为经典，千百次回放

现在，过年是一种坚守
病毒仍在觊觎
无论身在何处，把心放宽
就能妥妥地抚慰乡愁

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